

1932年,26岁的费穆从天津南下上海,正式成为联华影片公司的导演,次年,他的处女作《城市之夜》问世,好评如潮袭来,于是趁热打铁,紧接着又导演了《人生》《香雪海》,由此奠定了他在联华一线导演的地位。

费穆故居

费穆到上海,拖家带口一大家人,开始是找个地方暂时过渡,时间长了,自然诸多不便,就想找一个稳定的住宅安顿下来。恰在此时,上海高桥人杨瑞生建造的树德坊落成,业主登报招租,云:本坊位于姚主教路,贝当路口,交通便利,空气新鲜,抽水马桶、浴室俱全,租金自每月卅二元起。这个条件很对费穆胃口,加上地方又离联华不远,立马谈妥,全家入住,时间是1934年的春夏之交。

费穆的新家是树德坊3弄23号,这是一栋三层小楼,门外有小花园,围以低矮的围墙,红色筒瓦双坡屋面,带老虎窗。当时,一楼的西房是客厅,可通往花园,东房是费穆夫妇的卧室,两房之间有一扇活动移门。二楼西房是费穆母亲的卧室,东房由费穆二弟居住。三楼西房住着费穆三弟一家,东房由费穆的四弟居住。大约在1940年,费穆的几个弟弟都搬了出去,这栋小楼就成了费穆一家和其母亲

的住房。费穆夫妇搬到了二楼,一楼东房成了费穆的工作间兼影片剪辑室,三楼的东房则成了费穆的书房。

费穆白天在厂里忙于工作,晚上回到家,有时在一楼的工作间和助手讨论影片剪辑事宜,有时即在三楼的书房继续工作。每逢这时,费穆夫人巫梅就早早将孩子们支开,以免妨碍丈夫“开夜车”。费穆在家里接待了众多电影艺术家,他们有的是来这里和费穆探讨具体工作的,有的则是前来探望、拜访、请教,甚至来“蹭吃”的。费穆夫人能烧一手好菜,最拿手的有卤牛肉(五香)、八宝鸭、油爆虾等,她做的点心也很受欢迎,其中有一道用沙利文的面包,切成小方块,裹一层鸡蛋液,放进油锅炸一下,人人都说好吃,一上手就舍不得放下。

当时常来费家的,既有吴永刚、蔡楚生、阮玲玉、林楚楚等“联华”同仁,一花园的东房是费穆夫妇的卧室,两房之间有一扇活动移门。二楼西房是费穆母亲的卧室,东房由费穆二弟居住。三楼西房住着费穆三弟一家,东房由费穆的四弟居住。大约在1940年,费穆的几个弟弟都搬了出去,这栋小楼就成了费穆一家和其母亲

清早窗台停下一只鸟。近看,竟然是黄鹂。惊蛰三候。一候,桃始华。二候,仓庚鸣。今天该是二候了。仓庚,就是黄鹂。仓通苍,苍为青,青为清。庚通更,为更新。惊蛰二候,春阳清新初成,黄鹂出现了,可见它是清新之生命,最早感知春阳之气。陶渊明认它是知音,写诗《答庞参军》时说:“昔我云别,仓庚载鸣”。他是说,春日惜别之情,也就黄鹂是感觉到的。从此,黄鹂就有了别名,叫“离黄”。

黄鹂飞落在许多诗人的歌声里。其中最著名的歌声,是杜甫的。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这是杜甫欢快的歌唱。他看见了黄鹂,感受到了春阳之气。前两句他歌唱高天,后两句歌唱大地。上天入地,欢天喜地。

生命从水中前来,一支在了大地,一支到了天上。人在大地上,成为万物之灵。天上呢,是鸟的天堂。鸟可以横绝六合,恣意去来。而人要极目远眺,俯瞰大地,只有登高拍栏。人间的楼台,以鸟儿命名的常见,譬如黄鹤楼、鹳雀楼。崔颢、王之涣的诗名,也由此鹊起。王粲登当阳城楼,作《登楼赋》。辛弃疾登建康赏心亭,叹“把吴钩看了,栏杆拍遍,无人会,登临意”。刘禹锡见“雕盼青云睡眼开”。范仲淹称“衡阳雁去无留意”。男儿落寞,历来充塞天地。

杜鹃鸟,传说是蜀帝化成的。杜鹃啼声很凄凉,时常口角带血。杜甫写晚年玄宗,每每提及杜鹃鸟。“望帝春心托杜鹃”,李商隐总把伤心事,说得很温婉。十

洽。《生死恨》拍完以后,费穆还请梅剧团的主要创作人员到家里吃饭,庆贺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顺利完成。

和众多艺人相比,演员韦伟可能是来费府最多的一位。韦伟在抗战时期即受到费穆的关心和指导,在多出话剧大戏里出演重要角色,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姑娘成长为一个出色的话剧演员。1947年,她更在费穆导演的电影《小城之春》里扮演女主角玉纹,由此一举成名。韦伟很感激费穆对她的指教,并因此屡屡去费家探望,以致费穆的子女们都亲热地称呼她为“姑奶奶”。她曾在一篇访问记中自陈:“我常常上他家家,我喜欢亲近他。费家老太太非常挑剔,由于我父亲很讲究规矩,所以老太太很喜欢我。费先生兄弟们都极孝顺,他看见老太太喜欢我就很高兴,也鼓励我多去,这样他太太就可以少受点委屈了。所以我就成了费家的‘姑奶奶’了。”

费府一楼东房是费穆工作的主要场所,《小城之春》和《生死恨》等影片的

年前,楚门丫鬻山命“杜鹃谷”,备凿刻。我极其愿意。记得也是春日,去丫鬻山。我视力不好,没法走山路。京南架着我上山。感谢有他,看到了断崖绝壁上的朱砂字。王维写过,“万壑树参天,千山响杜鹃”。楚门和蜀地的杜鹃,那时候,在我心里一起响起来。

有个词牌名,就叫“鹧鸪天”。鹧鸪的叫声,听来像是“行不的也哥哥”,文言文。自然,是文人听出来的。是伤心的文人听出来的。文人是人间的良心。文人心时会受伤。所以鹧鸪出现了,出现在文人的情感和文字里。“江晚正愁余,山深闻鹧鸪。”辛弃疾平生写过六十多首“鹧鸪天”。他的心中留有的,正是一片鹧鸪天。

看见黄鹂

——看囊小文之十二

陈鹏举

晏殊词句: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”,似乎只是说了,他每年见到燕子回来。可读了几次,总感觉他还有话没说,不免怅惘。后来读到苏曼殊诗:“白水青山未尽思,人间天上两霏微。轻风细雨红泥寺,不见僧归见燕归”,竟是同样怅惘。苏曼殊,号燕子山僧,自然是“人间天上两霏微”。末句“不见僧归见燕归”,说什么呢?和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,同样藏了些什么呢?我想言下之意是:燕子看上去都相似,不知道燕子的个体差异有多大?只是,人和人的差异很大。有人个人没了,就不再似曾相识的那个人了。

感谢黄鹂,让我有了这篇文字。只是黄鹂感觉不到,去年的春阳有秋气。这肃杀的春阳,还会记在春秋大史上。

所有文字台本以及一些剪辑工作,都是在这间房里的。那张写字台上完成的,这张写字台后来被费穆后人捐赠给了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。三楼的书房则是费穆深夜思考,神游物外的地方,里面有书柜、书箱,还有一张小小的书桌和一把能转动会升降的木制圈椅,费穆的一些散篇断章多在这里完成。

1951年1月30日,费穆在香港因心脏病发而去世,年仅45岁。这个夏天,费穆的妻子巫梅带着孩子去香港将费穆的骨灰盒捧回上海,安置在卧室大榻的玻璃门里,一直陪伴了十余年。直到“文革”,费穆的骨灰始回到家乡苏州安葬,与他的父母和祖父母的坟相伴。1993年,巫梅去世后,费穆的骨灰从苏州迁来上海,和妻子一起安葬在滨海古园。

2002年6月,因政府对衡山坊(包括原树德坊和衡山邨)进行修缮改造,费穆后人搬离3弄23号,这栋费穆一家四代整整居住了70年的传奇住宅。

此刻,凛冬已至。对于主题乐园行业来说,刚刚过去的2020年,无疑是最为漫长的一次寒冬。面对疫情反复袭来的冷意,人们心中依旧保持着烛火。自去年5月复苏以来,上海迪士尼乐园从未停止转动,每个游客带来的一抹微光,积聚起来,足以驱走灰暗和阴霾。

跨年之夜,上海迪士尼城堡燃放了特别版的元旦烟花,这场限定特别演出呈现了烟火、投影、灯光和首度演绎的全新音乐,在美轮美奂的演出中,绚烂烟火点亮申城夜空,描绘出巨大的“2021”字样。

璀璨的烟花散尽,看到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光。到了一年的里,如同其它中国行业一样,上海迪士尼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标准。乐园重新开放确立的“预约、限流和错峰”的运营标准,采取的提前测温、保持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的防疫措施,如今,这些都已成为全球各大乐园运营的标配,游客们自觉遵守的新规,人们更加从容、更加平和,更加自信,因为要学会和疫情长期相处。

疫情过后,从乐园的日常运营中已经能够感受到行业的变化。例如,国内取代海外。国内游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取代境外游,成为消费主阵地,尤其是高铁等交通网络的加速形成,目前,长三角地区在乐园客源市场中占据了三分之一,未来,这个比重将会更高。再如,计划取代即时。开园5年来,上海迪士尼乐园的数字化应用程度在全球乐园走在最前列,去年国庆期间,这一趋势更加显现。预约最大程度再造了人们出游方式,“说走就走的旅行”已成往事。还有,小众取代大团。游客对健康愈重视,自助游、免接触和定制化彻底正在颠覆传统旅行社的经营模式,未来的度假区和景区管理中,防疫措施和硬件配套的健全,将成为游客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不管如何,新的时代已经到来,狄更斯说,这是最好的时代,也是最坏的时代;这是希望之春,也是失望之冬;人们面前应有尽有,人们面前一无所有。唯有适应,才能浴火重生。

无论怎样的决定,都是权衡考量之后的选择——不负我们共同的坚持努力,也不负我们彼此之间的爱!

别样过年
离家抗新冠,
年末不扫巢。
爸寄烘干肉,
儿呈大礼包。
注:
抗疫人人有责,就地过年,少流动,别样过年乐淘淘!

别样过年
离家抗新冠,
年末不扫巢。
爸寄烘干肉,
儿呈大礼包。
注:
抗疫人人有责,就地过年,少流动,别样过年乐淘淘!

秋风一起,腰部有风湿的我不能在家洗澡了,我得每晚上去那家老澡堂报到。

老澡堂是夫妻店,老板和爱人一个管男浴室,一个管女浴室。那时候这家老澡堂不是很多,所以生意相当好。

但这家老澡堂并没有开多久,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老板告诉我搬迁之事,我还问过为什么?他说租的房子要有另用。我这才知道这澡堂是租了房子开浴室的。

没有了这个老澡堂,我必须寻找相似的大众浴室代替,胡乱找过好几家,不是太脏就是太乱,终究很想念当初的老澡堂。

但老澡堂还是又开张了,是在另一条路上,玉带路河边,还是租的房子。我几乎是第一时间过去的。新搬的老澡堂,更为宽敞舒适,老板还为老顾客置了月票项目。每天得去浴室的我当然买了月票。

我又成了每天向老板报到的浴客,当然,除了我,还有几十个我和一样的铁杆浴客,比如老王老师,原来老陈校长等。我们都以为这个新的朱大路浴室会成为永久牌的。

但还是要搬迁了。得知要搬迁的消息,老板沮丧了很长时间。一是他的投资很多。二是如何去?那段时间,玉带路河边的夹竹桃很是繁盛,但那些夹竹桃有多繁盛,老板的心情就有多糟糕。无数个念头,在他心头一明一灭。

老澡堂还是再次搬迁了。老澡堂的名字还是原来的名字,是一家工厂的厂房改建的。

老浴客还是来了,但还是流失了许多客源。但于我们这老浴客而言,还是很满足的。有老澡堂和老朋友相伴的冬天,再寒冷也是有底气的。其间,老板还邀请我做了他女儿婚礼的证婚人。他的女儿大学毕业后,去了昆山工作,很是优秀。

天下真的没有不散的宴席。老澡堂终于挺不过去了,几乎每天都在亏。他决定不做浴室了。但不做浴室又去做什么呢?去昆山帮着带孙子?还是改行。

因为是个倒计时的,我们几乎每天都和老板讨论他未来的营生。

有一天,老板拿出了一张名片。他做工厂了。也是在这一天,我终于知道了他的全名。

有好几年遇不到他了。我走过老澡堂原来的地方,会想到这个执着于开老澡堂的

男人。走过后来老澡堂搬迁的地方,同样会想到他。同样,走过老澡堂搬迁的地方,同样会想到他。他现在干什么呢?

到了一年的里,如同其它中国行业一样,上海迪士尼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标准。乐园重新开放确立的“预约、限流和错峰”的运营标准,采取的提前测温、保持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的防疫措施,如今,这些都已成为全球各大乐园运营的标配,游客们自觉遵守的新规,人们更加从容、更加平和,更加自信,因为要学会和疫情长期相处。

疫情过后,从乐园的日常运营中已经能够感受到行业的变化。例如,国内取代海外。国内游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取代境外游,成为消费主阵地,尤其是高铁等交通网络的加速形成,目前,长三角地区在乐园客源市场中占据了三分之一,未来,这个比重将会更高。再如,计划取代即时。开园5年来,上海迪士尼乐园的数字化应用程度在全球乐园走在最前列,去年国庆期间,这一趋势更加显现。预约最大程度再造了人们出游方式,“说走就走的旅行”已成往事。还有,小众取代大团。游客对健康愈重视,自助游、免接触和定制化彻底正在颠覆传统旅行社的经营模式,未来的度假区和景区管理中,防疫措施和硬件配套的健全,将成为游客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不管如何,新的时代已经到来,狄更斯说,这是最好的时代,也是最坏的时代;这是希望之春,也是失望之冬;人们面前应有尽有,人们面前一无所有。唯有适应,才能浴火重生。

冬夜,不是时间刻度上的煎熬,而是生命意义上的静处。不是推倒重来,是窥见初心;疫情让很多东西,重现了价值,因经过了时间的淬炼,我们反思每一秒停顿的意义,我们丈量每一米社交的距离,但是,内心都不愿意成为孤岛。

我们守望着,风平浪静。

老澡堂

庞余亮

老澡堂是夫妻店,老板和爱人一个管男浴室,一个管女浴室。那时候这家老澡堂不是很多,所以生意相当好。

但这家老澡堂并没有开多久,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老板告诉我搬迁之事,我还问过为什么?他说租的房子要有另用。我这才知道这澡堂是租了房子开浴室的。

没有了这个老澡堂,我必须寻找相似的大众浴室代替,胡乱找过好几家,不是太脏就是太乱,终究很想念当初的老澡堂。

但老澡堂还是又开张了,是在另一条路上,玉带路河边,还是租的房子。我几乎是第一时间过去的。新搬的老澡堂,更为宽敞舒适,老板还为老顾客置了月票项目。每天得去浴室的我当然买了月票。

我又成了每天向老板报到的浴客,当然,除了我,还有几十个我和一样的铁杆浴客,比如老王老师,原来老陈校长等。我们都以为这个新的朱大路浴室会成为永久牌的。

但还是要搬迁了。得知要搬迁的消息,老板沮丧了很长时间。一是他的投资很多。二是如何去?那段时间,玉带路河边的夹竹桃很是繁盛,但那些夹竹桃有多繁盛,老板的心情就有多糟糕。无数个念头,在他心头一明一灭。

老澡堂还是再次搬迁了。老澡堂的名字还是原来的名字,是一家工厂的厂房改建的。

老浴客还是来了,但还是流失了许多客源。但于我们这老浴客而言,还是很满足的。有老澡堂和老朋友相伴的冬天,再寒冷也是有底气的。其间,老板还邀请我做了他女儿婚礼的证婚人。他的女儿大学毕业后,去了昆山工作,很是优秀。

天下真的没有不散的宴席。老澡堂终于挺不过去了,几乎每天都在亏。他决定不做浴室了。但不做浴室又去做什么呢?去昆山帮着带孙子?还是改行。

因为是个倒计时的,我们几乎每天都和老板讨论他未来的营生。

有一天,老板拿出了一张名片。他做工厂了。也是在这一天,我终于知道了他的全名。

有好几年遇不到他了。我走过老澡堂原来的地方,会想到这个执着于开老澡堂的

男人。走过后来老澡堂搬迁的地方,同样会想到他。同样,走过老澡堂搬迁的地方,同样会想到他。他现在干什么呢?

到了一年的里,如同其它中国行业一样,上海迪士尼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标准。乐园重新开放确立的“预约、限流和错峰”的运营标准,采取的提前测温、保持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的防疫措施,如今,这些都已成为全球各大乐园运营的标配,游客们自觉遵守的新规,人们更加从容、更加平和,更加自信,因为要学会和疫情长期相处。

疫情过后,从乐园的日常运营中已经能够感受到行业的变化。例如,国内取代海外。国内游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取代境外游,成为消费主阵地,尤其是高铁等交通网络的加速形成,目前,长三角地区在乐园客源市场中占据了三分之一,未来,这个比重将会更高。再如,计划取代即时。开园5年来,上海迪士尼乐园的数字化应用程度在全球乐园走在最前列,去年国庆期间,这一趋势更加显现。预约最大程度再造了人们出游方式,“说走就走的旅行”已成往事。还有,小众取代大团。游客对健康愈重视,自助游、免接触和定制化彻底正在颠覆传统旅行社的经营模式,未来的度假区和景区管理中,防疫措施和硬件配套的健全,将成为游客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不管如何,新的时代已经到来,狄更斯说,这是最好的时代,也是最坏的时代;这是希望之春,也是失望之冬;人们面前应有尽有,人们面前一无所有。唯有适应,才能浴火重生。

冬夜,不是时间刻度上的煎熬,而是生命意义上的静处。不是推倒重来,是窥见初心;疫情让很多东西,重现了价值,因经过了时间的淬炼,我们反思每一秒停顿的意义,我们丈量每一米社交的距离,但是,内心都不愿意成为孤岛。

我们守望着,风平浪静。



归牧 (中国画) 苏醒

“双城生活”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词汇,北上广深到周边的城市,上班族的“双城记”每天都在上演。交通的便利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,生活的半径不再是方圆10公里,双城记的范围也在不断延展。“工作在此城,生活在彼城”从梦想变成了一个现实。

不管是自称“钟摆族”“潮汐族”还是“候鸟族”,这一群体越来越庞大并仍在扩张当中,每天、每周、每月这样的一群人穿行在两座城市之间,随之而来的是社交网络多城交叉,以往的单一城市生活工作模式被打破,家的概念被重新定义,“双城记”的演绎者也因此看到了更多的风景。

选择双城生活的原因各有

不同,规避一线城市高昂的居住成本;方便照顾家中年迈的老人;合理利用不同城市的优质资源……

双城生活,不负努力不负爱

叶子

无论生活在此城或是彼城,临近春节都会向往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家,贴福字,写春联;逛集市采买年货;一起动手准备一桌团圆饭,过年就应该有过年的样子。

昨天,终于决定把之前订好的车票退掉了,我们达成一致——原地不动,各自安好,继续“云相见”。孩子们有些小失落,但是不一会儿就乐呵呵地聊开了。

这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,城市间协同发展的趋势日渐明朗,人员流动越来越频繁。新冠疫情悄无声息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交和相处方式,时不时地就会按个暂停键。未来会怎样,不知道,大家一起努力。可以肯定的是2021年,我家的“双城生活”开启了新的模式。

无论怎样的决定,都是权衡考量之后的选择——不负我们共同的坚持努力,也不负我们彼此之间的爱!

别样过年
离家抗新冠,
年末不扫巢。
爸寄烘干肉,
儿呈大礼包。
注:
抗疫人人有责,就地过年,少流动,别样过年乐淘淘!

别样过年
离家抗新冠,
年末不扫巢。
爸寄烘干肉,
儿呈大礼包。
注:
抗疫人人有责,就地过年,少流动,别样过年乐淘淘!

大白(外一首)

庄木弟

新冠又生难,
小寒连大寒。
弄堂年味重,
大白守平安。

别样过年
离家抗新冠,
年末不扫巢。
爸寄烘干肉,
儿呈大礼包。
注:
抗疫人人有责,就地过年,少流动,别样过年乐淘淘!

别样过年
离家抗新冠,
年末不扫巢。
爸寄烘干肉,
儿呈大礼包。
注:
抗疫人人有责,就地过年,少流动,别样过年乐淘淘!

十日谈

在上海过好年

别样过年
离家抗新冠,
年末不扫巢。
爸寄烘干肉,
儿呈大礼包。
注:
抗疫人人有责,就地过年,少流动,别样过年乐淘淘!

别样过年
离家抗新冠,
年末不扫巢。
爸寄烘干肉,
儿呈大礼包。
注:
抗疫人人有责,就地过年,少流动,别样过年乐淘淘!